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国国家地理

www.dili360.com

新都附刊

新都

南丝路起点的
商贸重镇

香城

桂湖：它给新都带来了香城味道

东湖：最具风水意识的蜀地名园

宝光寺：丝路文化繁盛处的禅宗大寺

古城

新都：进则天下 退则天府

雅城

“双龙”环绕：新都是成都平原的“上风口”

新都美食：成都屋檐下的客家味道



新都桂湖古藤长廊
摄影 / 曾繁林

香城新都

撰文

李小波

新都之新，源流古蜀之道，承载周礼之音，同时也吐纳着汉唐之香。当古蜀的一脉在天下一统的王朝中渐行渐远，干戈玉帛，铸剑为犁，天府平原好像中国文化的避难所，金声玉振，南来北往，新都自然成了进入成都的文化首站。

新都号称“香城”，一座城市的香袭因为宝光寺，在佛教的极乐世界里，有香积世界众香国，以妙香供奉诸佛，以香开示众生，闻香即可获得圆满的功德，所以，寺庙里烧香拈香，香气萦绕。但是，唐代宝光寺作为战乱之后的驻蹕之所，更有不同的意义。安史之乱玄宗幸蜀时，蜀道难，人心更难，晓风残月雨霖铃。黄巢起义时，唐僖宗李僖在新都似乎找到了一丝慰藉，宝光寺里舍利放光的祥瑞之兆，仿佛长安回望，闻到了宫廷的熏香，“朝衣正在天香里，谏草应焚禁漏中”，既抚慰了皇帝的心灵，也昭示了国之希冀。

一座佛寺，一座香城，梵音下的香盞，融入进新都的城体，明代，杨廷和、杨慎两代大儒捐建宝光寺，同时在桂湖遍植桂花，再给香城增添一处闻景，“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佛经开篇的“如是我闻”，在新都有更多的声色。“香者，天地之正气也”，古蜀走来的人人之系，宝光禅寺的人佛之间，到山川形胜的天人之际，才是香城新都最完美的图景。



新都交通旅游图

新都自古就是成都的“北大门”，具有无可比拟的交通区位优势，如今的新都，宝成、成渝、成达、成灌铁路横贯其间，成都7条高速公路，4条经过新都，绕城高速6座互通立交与成都中心无缝连接，城区还有北新大道、成青（金）快速通道、新石公路、香城大道等，连接市区主要街道和城镇。此外，新都连接成都市区的地铁和轻轨等也在规划或建设中。

绘图 / 麦扑文创

图 例

- | | | | |
|---|------------|---|--------|
|  | 县（市、区）政府驻地 |  | 高速路出入口 |
|  | 县（市、区）界 |  | 其他景区 |
|  | 乡、镇界 |  | 风景区 |
|  | 高速公路 |  | 河流 |
|  | 地铁、铁路 |  | 成都绕城高速 |



它给新都带来了 香城味道

桂湖

跟北方皇家园林的富丽和江南私家园林的匠意不同，西蜀名人显宦所经营的衙署园林，更多是在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等已有郡圃的基础上顺势而为，以遣文人官吏雅兴，而不是像私家园林主那样随心所欲地表达，因此衙署园林挖湖堆山、修桥造亭往往趋于古拙，水系明了，池岛简朴，比如桂湖、临邛公园、留春苑等古园，基本上没有刻意经营峰峦叠嶂的先例，但是新繁东湖的山水经营，却又略显不同。桂湖和东湖，都在新都，一个质朴典雅，一个精雕细琢，都是成都古典园林的突出代表。



李宗晔 撰文

川派园林比较多，大多是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中国古典园林，比如杜甫流寓成都时候的故居杜甫草堂、纪念女诗人薛涛的望江公园，还有因杨升庵植桂树于湖畔而得名的新都桂湖公园，和唐代著名宰相李德裕开凿的新都东湖公园等。无论是因人及湖，还是因人而及园林，彰显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和一段园林的演变历史，甚至是一座城池的记忆。新都的桂湖，就是这样一座承载着城市文化的典型园林。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新都，之所以得名于香城，就与桂树飘香、荷味四溢的桂湖相关。

历史上桂湖并不向普通民众开放

桂湖，顾名思义，就是满园的桂花倩影和桂花之魅。它在新都的地位，宛若中心广场或居民庭院，无论是三轮车夫还是路人，莫不熟悉。桂湖门前的路名规划也是以桂湖为意，取曰桂湖中路。

通常的说法是，桂湖始建于初唐，因位于县署之南而原名南亭。它后来被称作桂湖，跟《三国演义》开篇词《临江仙》的作者、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又名杨慎）有关。后人考证说，原籍新都的杨升庵家就在桂湖附近，他和妻子在新都居住期间，在湖边遍植桂树，还曾经以桂湖入诗。在流传于世的《桂湖曲送胡孝思》中，杨升庵写道：君来

桂湖上，湖水生清风，清风如君怀，洒然秋期同。君去桂湖上，湖水映明月，明月如君怀，怅然何时辍。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成忆，风月重含情。

至于桂湖一说是从何时开始的，却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因为杨升庵写诗而得名，也有人认为是后人为了纪念杨升庵在湖边种植桂树而命名的。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一本清代《新都史志》中，我发现一篇清代杨道南所作的《桂湖记》，这篇文章写道：邑有桂湖，在县署之阳，周围有三十余亩宽，桂湖始名卫湖，蜀汉章武中卫军常凿湖筑堰修水利，以灌民田，后人德之常名卫湖，不忘本也。

杨道南说他考证杨升庵文集，看到了杨写的那首《送胡孝思泛桂湖曲》，所以把卫湖称作桂湖，是有

据可考的，并不是臆说。

杨道南认为：“卫湖载在始唐志，乘泛桂湖曲载在升庵文集，卫湖桂湖非两地，而志与文皆有确据，谓之卫湖可谓之桂湖，亦无不可。”似乎这么说来，桂湖在蜀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不过新都区文物管理所专家认为，“桂湖即是蜀汉时期卫湖”的说法一直有很大争议，因为新都城址是在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从古蜀旧址（今新都区军屯镇附近）迁到现址的，迁城之前，传说中的“卫湖”是不是当时的“南亭”，目前并没有史料证明。不过有一



因桂花和荷花闻名的桂湖，在整个成都市区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它的面积并不太大，不足5万平方米，但是作为四川最有代表性的古典园林，桂湖园林基本保存了隋唐时期园林的山水格局，而且园内的清代建筑也保存完整。摄影/杨官桐

点可以确认，到了初唐时期，桂湖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水体视觉为中心的人工山水园林，此后千余年间，它一直是官府对面的驿馆园林，明代学者杨升庵的家距离这里很近，经常游憩其间，并沿着堤岸遍植桂树，当作庭院经营。杨升庵敢于谏言，又是明代大文学家，所以在地方上深受当地官员照顾，这个以湖为主的园林景观，是杨升庵会见宾朋的主要场所，当时是不向普通民众开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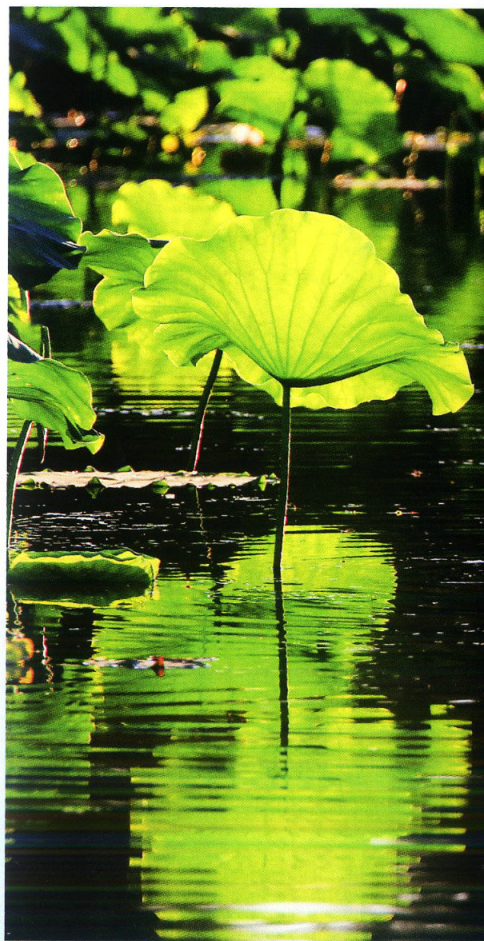
杨升庵以桂湖入诗，后人也就顺水推舟，把湖称作桂湖。桂湖存在的意义，到了最后，已经超越了“灌溉民田、居民皆食其惠”的价值，转而成为纪念古代文化伟人的历史载体，无论是“卫公之政绩，杨公之节义文章，地以人传，均为不朽”。

非湖贵湖，因人贵也。正如岳阳楼有了范仲淹的题记而成为千古名楼，滕王阁因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而熠熠生辉那样，新都城邑的桂湖，因为杨升庵遍栽桂树而声名远播，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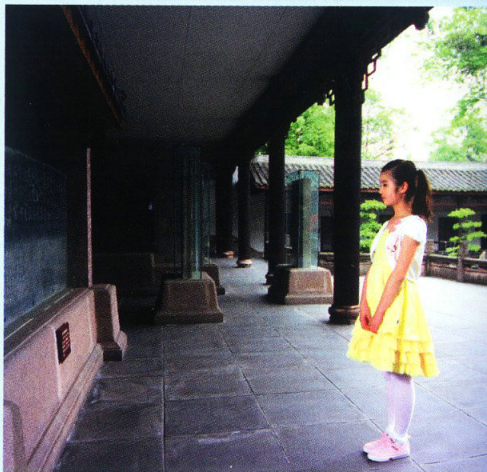
衙署园林让桂湖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但桂湖的建设和发展，更多是借助衙署之力。据新都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刘雅平介绍，桂湖的特殊，在于它是官署园林，一直有经费保障，没有荒废，园林格局，在明清两代基本没有变化，桂湖现存的建筑，基本上都是道光年间的。在后世的重修过程中，原本的衙署园林渐渐成了纪念乡贤的地方，因而民间参与修建的热情也一度高涨。

我翻阅《新都史志》，发现有一段关于桂湖重修过程的记载，在清道光年间：在职者捐献俸禄，然后组织乐善好施的人捐献一部分钱，没钱的也可以捐献粮食，然后把粮食卖出去换成钱。到秋天的时



园林中至今还保留着800米长的古城墙，墙外树木葱茏，墙内古朴安静，似乎一道音障，把外面街道的喧嚣全部隔离开来，所以在城墙附近经常会看到围坐打牌的老人。当然，园中的凉亭和长廊更是适合市民休闲的好地方，而且不受阴雨天气的限制。摄影 / 刘献清





桂湖的荷花池始建于隋唐时期，如今以“荷塘月色”命名，每年夏季，满池荷花缤纷，荷叶生碧，摇曳生姿（摄影／刘献清）。在安静的午后，阳光透过叶隙挥洒在清幽的荷塘之中，整个水面都流露出温暖轻柔的一面。而到了8、9月间，池畔和园中的桂花树也竞相开花，荷桂交融，香气扑面（摄影／杨官桐）。



候，就收了万金，就购买了百十亩地，增设了龙门书院、养生院等，剩余的钱尚余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新都一帮名人贤士就决定重修桂湖，并请当时的新都知县张奉书题写桂湖碑记。

关于官方对桂湖的修葺，史志也有记载。

“乙亥春，加工庀材，购湖东隙地亩余，以益之，斥其楼阁，以为前后厅，刻杨先生像奉于前湖，右为水阁，左侧跨湖为屋，望之若舟，垒石为山，障其前，湖中筑台为月夕吟眺处，顾诸神像无位置所，乃于门内建观音阁，长廊环其右边，东建殿宇奉诸神……”

这次修葺用时十几个月，花费银两数以千记，经费缺口后来又有人捐助补齐了。除了重修桂湖胜迹，还建造了杨升庵祠，里面还放了一座泥塑彩绘的杨升庵像。

这次重修基本奠定了今天桂湖的基础，在风格上博采江南园林之长，升庵祠是桂湖的核心部分，在园林大门左前方，湖心处。祠内前殿有杨升庵及其祖父杨春、父亲杨廷和的彩绘塑像，后殿设有杨升庵给杨门七子讲学、给世宗授课的塑像。除此之外，还陈列了大量的与杨升庵有关的历代版本著述、遗物、图片、族谱、年谱、字画、楹联以及“杨升庵在云南的遗迹”图片。

在升庵祠后的黄峨馆，是为纪念杨升庵的夫人黄峨建造的，是一座清代建筑，2006年之后改称黄峨纪念馆。杨升庵少年得志，后因敢于谏言被谪戍云南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72岁时卒于戍地，政治上算是十分坎坷，但在外人看来，他和黄峨的爱情生活却很美满。黄峨是四川遂宁人，亦擅长诗文词话。两人婚后经常在湖畔散



步，榴阁赋诗，情投意合。

杨升庵被遣戍滇南时，黄峨千里跋涉，亲自护送丈夫从北京到云南。黄峨临别回新都之际，杨升庵填写了一首《戍云南·江陵别内》的词：“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峨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此后，夫妇二人短暂相聚和离别，都有词曲互赠，感情十分真挚，遂成千古名句。今天，徜徉于升庵祠和黄峨纪念馆，只能从诗词、书信上感受两人昔日的深情。鸿雁不在，桂树犹存，那安静矗立的亭台楼阁，还有满池的荷花月影，仿佛都是过往历史遗留下来的温暖物证，见证着古人的爱情，也见证着一个园林的变迁。如今的桂湖，整座园林占地面积约48000平方米，园内保存着清代古典建筑共20余处，另外还完好地保存着850米明代古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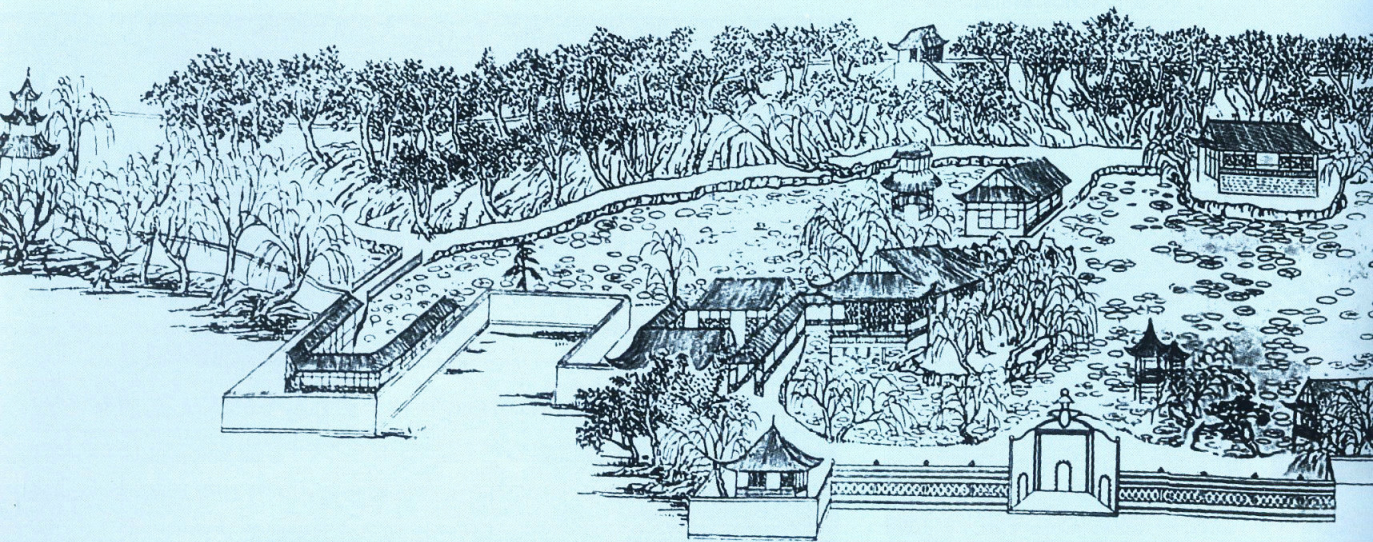
这是一幅绘制于清代的桂湖全图，如今的桂湖基本还保留着园林当初的布局，亭台、楼阁井然有序，水域宽阔，道路旁边间或安排有溪流、港湾和花园，也分布着假山和树林，沿湖而行，湖岸迂回，有移步换景之妙。桂湖大门内两侧如今还生长着一大一小两株紫藤，迄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条蔓纠缠，在园内形成了一个近百米的紫藤长廊。

花香是桂湖的典型标记

湖因桂花而得名桂湖，新都又因桂湖之香而得名香城，数百年来绵延不绝的，就是年年金秋八月都会绽放的满园的桂花香味。

新都园林之中桂花树自然不少。据说原来桂湖边上有几株正德年间种植的明桂，老干挺拔、郁郁葱葱，上世纪50年代还能看到，现

桂湖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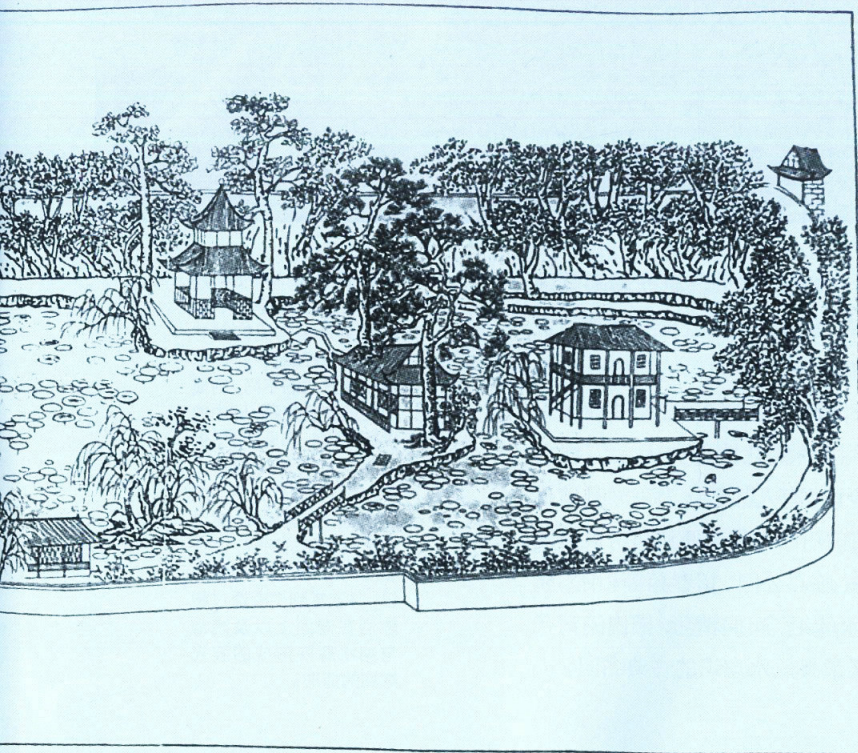
桂湖最大的优势就是静谧，无论外界多么吵闹喧嚣，一进入园中，登时就像与外界隔离一般，所以这里也成了市民和学生读书写生的好地方。如今的桂湖园内设有杨升庵博物馆，供游客跟随历史寻踪觅迹。此外，在园林南部还专门开辟了一个桂湖广场，供市民日常休闲游憩。摄影/尹才干

在已经不见，园林里倒是增加了金桂、银桂、丹桂、月桂等桂花品种。时值10月，金桂和丹桂的花期已过，园里闻不到那种浓可醉人的香甜气味，但是月桂的轻香依然四溢，月桂被称作四季桂，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冬天也会不断开花。而桂湖的月桂，大概是种植在升庵祠和黄峨馆附近，一接近那里，登时就能嗅到柔柔的清香。不过如果不在意，很容易就被眼前亭亭如盖的荷塘吸引而错过。

桂湖的魅力，不唯有桂花的香味，还有环抱着升庵祠的满池的荷花。新都桂湖被称作全国八大荷花观赏地之一，荷花栽培的历史也很悠久。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杨道南重新疏浚桂湖以后，桂湖种植荷

花就有了比较连贯的官方记载，名流的诗文歌咏更是层出不穷。清代曾国藩路过桂湖时，尽管花期已过，他还是写下了几首吟桂湖诗，其中有一首写道：十里荷花海，我来吁已迟，小桥通野港，坏艇卧西波。曲岸能藏鹭，盘涡尚戏龟。倾城游女盛，好是采莲时。

如今，与桂湖有关的历史故事和人物都已远去，但是满园的建筑景观和花境却依然留存，每当红莲碧叶相映生辉，或庭院桂花竞相吐艳的时节，整个新都，都因了桂湖，拥有了“红莲一朵千秋艳，金桂双城万里香”的盛景。



东湖

最具风水意识的蜀地名园



李宗晔
雷忠昭

撰文
摄影

名人显宦利用出任地方官吏之便，在衙署之旁已有的郡圃基础上所经营的衙署园林，在之后的传承中，许多演变成了崇祀名宦乡贤的纪念性园林，新都新繁镇的东湖也不例外。

因为保存了唐代全部遗址和部分园林风格，东湖曾经被业界专家视为“建于唐代并有遗迹可考的中国少数几座古典人文园林之一”，不过学界一直对这种说法存在争议，有人甚至认为东湖是清代的园林。不管哪种说法更为确切，与目前川西一带有遗迹可考的唐及唐以前的古典园林房湖、桂湖、文君井、临邛公园、留春苑等相比，新繁东湖的山水经营确有独特之处，山水佳绝，布局精巧，园内的清代园林建筑也基本完好，称得上四川地区最具风水意识的古典名园。

桥廊相连、楼阁呼应，还有醉人的荷花清香萦绕，这大概是最常见的园林胜景。新都的东湖，因水系经营方式的不同，则显得更加隽永别致，园中的拱桥、回廊，布局紧凑，但是在成片的荷塘映衬之下，却显得曲折有序。园中还有一座城霞阁，据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楼阁内，即可观赏晚霞落日，并欣赏到夕晖透过树隙洒在湖面上以及晚霞与湖水辉映形成的波光粼粼的情形。



东湖是雅士云集的文化园林

新繁镇原本是新繁县治所在地，上世纪60年代才并入新都县。新繁镇城镇的历史很早，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蜀王杜宇就设立了繁邑。作为秦统一六国后归蜀郡管辖的郡县，新繁镇的名士之多让人诧异。据资料统计，从隋唐开科取士至清末，这个镇共考取了43位进士、215位举人，另外还有留学生37人。如今的东湖，能够被看成四川地区乃至全国现存最早的唐代人文古典园林，即与这种崇文敬学的文化民风相关。

东湖园林是唐代名相李德裕主持开凿修建的，据五代仁寿人孙光宪（896—968年）所著的《北梦琐言》记载：“新繁县有东湖，李德

裕为宰日所凿。”李德裕平生喜好园林，而且深谙造园技艺，堪称唐代造园专家。据说他在洛阳龙门西也造过园林，但后来都毁于战火。而他在新繁衙署之东凿湖植楠的事迹，不仅为历代文献所载，也有这座实实在在的东湖园林见证着。

自李德裕凿湖建园以来，东湖一直归县衙所有，经营管理上也是由官府负责，历代邑令都把这里当作上司同僚宴游之所，所以维护上也非常精心。到了宋代，东湖景观已经蔚然大观。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在新繁任知县时，曾经宴请繁县学子共游东湖，并作《东湖瑞莲歌》盛赞东湖湖光山色之美，王益的好友、刚刚进士及第的梅挚，亦作《和王益新繁县东湖瑞莲歌》，不仅描绘了东湖瑞莲美景，还介绍了才子云集、椽笔交辉的游宴盛况。

到了近代，四川地区盛行游园，偏居新繁一隅的东湖，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人。新繁知事陈供赞遂于1926年主持对东湖进行了扩建，把东湖西面、衙署以北的仓库空出来划归东湖，并对其中的建筑做了整修，最后统一命名为“东湖公园”，对民众开放。近代诗书画家赵熙返回故乡广安，曾经专门游历新繁东湖，他看过各个历史时期文人学士遗留在东湖园林的大量诗文、匾额、书画作品之后，也留下了一副《题新繁东湖怀李堂》的对联：千古乡风繁县好，万花湖水相公游。以此称颂新繁自古以来乡风民俗的醇厚，和东湖在历史上接纳学士相公等游憩的热闹情形。

东湖是最具风水意识的园林

东湖园林在最初修建时，仿效的是京城格式。园林进门处即有城门、城楼、城墙，还有护城河。而在庭院之内，则用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全部表现手法，庭院里设有楼台亭阁、假山和水榭花园。

进入东湖园林，不远就是玲珑剔透的假山，假山的造型疏密有致，其上花草繁杂，苔藓斑驳，咫尺山林，又有移步换景之妙。

东湖面积并不大，园内却有大小18座桥梁，涉及平桥、折桥、拱桥、廊桥等多种形式，桥的跨度与形制都比较小巧，比如溪流之上多为单孔桥梁，而且都是以红色砂岩打造的平板石桥居多，可惜现在桥面大多换成了水泥铺设，少了一些古朴之意。

如今的东湖园内，还有纪念唐李德裕、宋王益（王安石之父）、宋邑人梅挚的“三贤堂”遗址，如今的“三贤堂”遗址，是清同治年间主政新繁的程祥栋重建的。据记载，“三贤堂”原来应为文饶堂，也就是卫公堂，是北宋中期东湖旁出现的最早的纪念性建筑，到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新繁知县沈居中以堂宇偏小不称为名，把它迁建到衙署东边、东湖南边，并扩大了规模，同时为纪念李德裕、王益、梅

新繁东湖之所以被人们视为文化园林，除了因为园林的悠久历史外，还有园内楼台亭阁等20多处清代建筑，和历代名人学士留下的无数诗文、匾额、碑林和书画作品。在这个著名的“古蜀名园”中，重建于清代的建筑之内，皆有碑刻、楹联，诸如“会昌之政几致中兴”、“镇危疆、保境安民”等，大都深寓蜀人缅怀先贤和历史功绩的美好情愫。这些极具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掩映于古木名花之间，让整个园林显得愈发迷人。





挚等三贤，命名为“三贤堂”。这次重建其实改变了建筑的性质，把原来的李德裕专祠变成了邑人追思乡绅名士、思贤励己的乡贤祠。

此后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嘉庆元年（1796年）、同治二年（1863年），新繁的主政官都先后数次重修三贤堂，并对东湖的桥、亭加以整理，使整个东湖面貌焕然一新。从昔日的《东湖四景诗》与《东湖八咏》中，可以看到当时东湖园林的状况：园外导护城河水以灌园，园内湖山怪石耸立，游人问水寻山不疲。蝠岩下茂林修竹，苔碧草绿，高柳晓荷，芳翠扑人……

除新祠古堂外，诗中还记述有小阁、夕阳亭、花径蓬门、画桥、曲栏等游憩性园林建筑。“堂外有亭翼然，亭外有池清然，池中植荷灿然”，游人或敲棋局，或理钓丝，无不以身入画，尽显闲愁。

同治二年（1863年）主政的程祥栋在旧址之南重建三贤堂的时候，又在内外两湖之间重建了五楹正厅怀李堂，自此，怀李堂成为东湖的主体建筑并延续至今。怀李堂的建筑是平房青瓦，回廊有些拥挤，但这些建筑却以“借景法”扩展了“咫尺园林”的意境。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园林，东湖几经构建，成为盛设亭台楼阁、建筑秀丽、山耸水绕的人文胜景，但是园池的地形地貌和富于变化、却又层次分明的湖池水系，却基本保存完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结合现有文献及新繁治所、城阙所在的位置等信息来看，李德裕昔日所凿的东湖，应该就是今天怀李堂为中心的前后两湖。湖中仅有一岛，岛左右环溪，前后临湖，向南隔湖正对凿湖取土堆筑的大假山，也就是今天的蝠岩，北边依附的就是建于隋代的城墙。

这种安排，显现出了造园人摹山范水的造园意识和对水系的用心经营，也是园林山水结构与城市整体布置互为依靠，相得益彰的风水格局。一千多年过去了，因了这种古典园林的风范和那些历史人物的存在，从岁月深处走来的东湖，始终保持着文化名园的特色，而且历久弥新。

宝光寺

丝路文化
繁盛处的
禅宗大寺

刘小方
冉玉洁

撰文
摄影





宝光寺是不同时期佛寺建筑的几个汇集，现有的建筑格局主要形成于清代，但又与许多建于清代的佛教寺院风格不同，宝光寺“前塔后殿”的布局有些接近南北朝时期佛寺的建筑特色。整座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它们掩映在城区的茂林修竹当中，营造出了一个“香火缭绕，只闻禅香”的宁静空间。

自成都市区北行十多公里，在新都区繁华的街巷间，一座红墙灰瓦、高塔飞檐的古刹在古树浓荫间隗然而立、佛香缥缈不绝，这便是闻名巴蜀的宝光寺。千百年间，它置身川中最古老的繁盛之地，向北守望着中原与巴蜀的文明古道，向南倾听远至天竺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马帮梵音，见证了蜀地织锦和外来物资、文明的互动，融汇多元文化，成就了一座规模宏大、格局严整的济世丛林。

古寺是一座中国佛寺建筑史博物馆

宝光寺雄踞成都平原北首，于人烟辐辏、车马骈阗处设立伽蓝，形成了“烟霞无定相，闹市听梵音”的景象。寺院拥有一塔、二坊、三楼、四殿、十二堂、十六院，鳞次栉比的殿宇合围出数十个重重叠叠的天井院落，在150多亩的土地上延展出整伤又灵动的建筑空间。行走其中即有层层递进、殿宇庄严的厚重，亦有“一步一景、步移景异”的观赏愉悦。

令人称奇的是，宝光寺融汇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佛寺建筑风格为一体，游走其间，仿佛在阅读一部生动的中国佛寺建筑史。

布局上，宝光寺以南北中轴对称，轴线南起“福”字照壁，经山门殿、舍利塔、七佛殿、大雄宝殿、藏经楼，止于紫霞山。中轴线两侧分布有东西牌坊、钟楼、鼓楼、东西两厢，外围两侧还有净土院、罗汉堂、普洞塔和塔林。这样严整的后期丛林格局是在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在其间，却隐含着更早期佛教建筑演进的种种踪迹。

屹立于天王殿与七佛殿之间的舍利塔是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塔院式格局的鲜活样本，体现了追随印度佛寺的盎然古风，曾盛行于汉以及南北朝时期，为今天国内寺庙所少见。随着佛教的中国化推进，佛像礼拜和佛殿地位渐次突出，佛寺经历了由以塔中心到塔像并重、再到以殿中心，各级殿宇有序排列的丛林式格局的历史演变。

中国文化繁盛的唐宋两朝也在宝光寺建筑中也留下了诸多印记，如钟楼、鼓楼与两庑连为一体是唐宋时期的楼阁式格局，七佛殿与大雄殿前后次第排列和作为禅宗寺院有着“寺中置寺”的净土院也体现的也是唐宋佛寺的风范。

这些不同时期风格的建筑在宝光寺和谐地融为一体，实为文化交融繁盛又相对平静的蜀中平原所赐。那立于寺院中心的舍利塔，或是经由古蜀与古印度之间的“蜀身毒道”，天竺佛法早于中原来到蜀地并播下种子，将早期佛寺的格局投影于此、流传至今。

皇权奠定了古寺鼎盛的基础

宝光寺始建于两千年前的东汉年间，隋唐时已是蜀中大寺，寺中出土的唐开元年间的《施衣社华严三圣石刻造像碑》记载了当时寺院的盛况：“诣伽蓝，罄金帛，连峻宇，引层台”。然而仅一百年后，唐武宗灭佛，“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旧唐书》），之后诗人司空曙过宝光寺，看到的已是“黄叶前朝寺，无僧寒殿开”的凋零景象。

佛语“恶善之报，如影随行”，唐僖宗李儇的临幸与驻蹕，又为宝光寺迎来辉煌的契机。公元881年，唐末黄巢义军直逼长安，19岁的



僖宗自乱阵脚弃都而逃，沿着先祖玄宗李隆基的脚步踉跄入蜀。颠沛流离之中是宝光寺敞开大门，接纳了年轻的皇帝，让他在叛军四起、国政崩坏的困境中有了安居之所。

或震撼于佛光重现的祥瑞，或感恩于青灯古佛、梵音呢喃给予自己的精神慰藉，僖宗敕令重修宝塔、再建佛寺，在达悟国师知玄的努力下，“蜀中之梵宫佛院，未有盛于此者”的盛况出现，奠定了宝光寺位列长江流域“四大丛林”的基础。

红墙构成的弯弯曲曲的夹道，是颇有意味的建筑设计，而筑于罗汉堂后面的太子亭，也是值得驻足的建筑之一，太子亭是一座环形顶建筑，据说象征着生命的轮回。太子亭的水池中设立有释迦太子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情形。寺中的唐代舍利塔，是一座高达23米的13层密檐式方形砖塔，距离今天已有1100多年历史，塔身微微倾斜，但依然稳固如初。更奇妙的是，历经风雨洗礼，塔身既不生长野草和苔藓，也不结蛛网和虫窝，塔顶鎏金溢彩，塔角朱雀衔铃，让世人品味到了一份从容。





寺内七佛殿前的檐柱下还保留着两个浮雕盘龙石础，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被称为“僖宗遗础”。镇寺之宝千佛碑亦为这一时期所刻，此碑四面共镌刻一千尊结跏趺坐双手合十的浮雕佛像，技法古朴颇有印度犍陀罗古风。而达悟国师当年修建的舍利塔，历经千年风雨仍然伫立在宝光寺的中心，塔身西斜，俯瞰着络绎不绝的参拜者。

到了宋徽宗时，禅宗临济宗十一世祖圆悟克勤将宝光寺带到了“修持说法，接众数千”的繁盛高点，此后寺院随着天下兴衰而几经沉浮，至明末毁于兵燹。清康熙九年，目睹古寺颓败不堪，倍感痛心的笑宗禅师在新都知县和地方缙绅的支持下，剪荆伐棘，重修伽蓝，使宝光寺焕然一新。此后直至今天，宝光寺一直道场鼎盛，闻名遐迩，各种文物珍藏极为丰富，从锡兰王亲赐的两颗一黑一白佛祖舍利，暹罗王亲赠的贝叶经，缅甸汉白玉卧佛等佛家至宝，到大量珍贵字画如宋徽宗《白鸛图》、赵孟頫《五马图》，元代金银粉书《华严经》，张大千的敦煌临摹上品《水月观音》、徐悲鸿的巨幅《立马图》等艺术珍宝陆续汇聚寺内。今天宝光寺收藏的3000余件珍贵文物在文物精品馆轮流展出，娓娓诉说着这座千年古寺的故人和往事。

神佛造像是珍贵的艺术精品

山门殿内，蜀中大儒新都人杨廷和、杨慎（号升庵）父子的造像傍倚哈二将而立，这一对刚正不阿的父子被尊为寺院的护法神，饱含了地方僧俗对他们的敬意。杨慎后来又经“蜀身毒道”深入云南，传播中原文化，也算是对佛法西来的互动。

入天王殿，过舍利塔，经“天台胜境”牌坊沿红墙夹壁行二百步，但见苍松如盖，这便是名闻遐迩的罗汉堂。罗汉全称阿罗汉，是仅次于佛和菩萨的修行果位，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收了500弟子，经常给他们讲经说法，佛祖圆寂后他们将佛法收集起来编辑成册。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便称他们为“五百罗汉”。国内不少寺庙都建有罗汉堂，如北京碧云寺、苏州西园寺、武汉归元寺等，宝光寺罗汉堂建于1841年，平面呈现田字形结构，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是现存明清罗汉堂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塑像平均高约2米，亦为明清500罗汉造像中体量最大者。

堂内塑佛、菩萨、罗汉、祖师塑像共577尊。不着僧装、不拿法器，风帽锦氅，龙袍朝靴的清帝康熙和乾隆也以“阅夜多尊者”和“直德福尊者”列入，当是中央皇权对寺庙的影响。奉命重修宝光塔寺的唐代悟达国师、宋代把宝光寺带入了极盛时代的圆悟克勤祖师、清朝宝



宝光寺是一座佛教文化博物馆，拥有众多珍贵的文物，如石碑刻造像、壁画、铜像等，比如普贤菩萨、唐开元施衣社华严三圣造像石碑刻等，以天然红砂石雕成的施衣社华严三圣，雕刻手法细腻流畅，色彩也庄重富丽，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

宝光寺的罗汉塑像共有577尊，基本都是以土为质，上面再贴金彩绘，这些造像以“田”字形的布局排列在罗汉堂内，看起来森然有序，却各有姿态。嬉笑嗔喜，神态生动。这些罗汉汇聚了中国南北罗汉雕塑之长，正是不同风格的交相辉映，才成就了宝光寺罗汉的独特魅力。





光寺第六位方丈月容老和尚都已本尊形态出现。更多罗汉则是身材高大、广颧深目的西域人或东南亚人。亦不在少数的皮肤黝黑、须发卷曲的印度人模样罗汉再次证明了天竺文化千年间对宝光寺的意义。

将罗汉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不仅需要极高艺术造诣，更需要对佛的虔诚。当年，是有“居士”称号的陕西帮、川西帮、川东帮造像工匠们，凭着内心的信仰和精微体察，以融汇各路技法的工艺塑造了法相庄严而形神俱佳的一院神佛。他们的付出达到了“应尊五百，殊相堂堂，神通俱足，次比雁行。有麟有车，有云其赏。种种会意，作作生芒。篆刻工精，神采飞扬”的艺术高度。

入得宝光寺，佛香缭绕不绝，机锋妙语时时警醒参访者。云水堂前，“从那里来”匾额一语问痴路人；对面的客堂檐下高悬“到这里入”四字点明参禅悟道门径；大雄宝殿前默念楹联妙语“世间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但觉醍醐灌顶、万籁俱寂……这佛香在宝光寺中、寺外凝聚缭绕，成为新都香城的一种特别的美好味道，遥遥呼应天竺的梵天佛音，为这方繁华的人间带来安宁和清凉。

新都

进则天下 退则天府

李小波

撰文

王婉莹

摄影

在中国城市史上，成都最引以为豪的是两千年来城名未改，城址未迁。正如天府平原稳定的优游生活，无论世事变迁，山雨欲来，都以一种从容的姿态，闲庭信步。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古蜀都城也经历过远古洪荒，荆棘川泽。李白在《蜀道难》中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乃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显然，再狂放的诗人也想象不出古蜀的秘远，生活在今天的我，只想通过车轮和脚步的丈量，去寻找一座城市的原点。

当千里岷江从川西高原倾泻而来，冲积出河道纵横的三角洲，此时古蜀先民的状态，如《华阳国志》所说：“蜀人几为鱼”，于是，在岷江三角洲的两侧高地，率先孕育出文明的先声，古蜀城址开始显现。西侧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城址群，东侧则建立了神秘的三星堆王国，从第一代蜀王蚕丛到第三代蜀王鱼凫，从名称即可看出，山林中的养殖采集，开始适应水泽的渔猎生活。

当洪水慢慢退却，成都平原显现出浮岛般的生机，古蜀历史的烟云更加生动地淡出轮廓。第四代蜀王杜宇开始教人务农，成为四川的农神，然而，并不稳定的岷江水系时常汹涌泛滥，杜宇只得求助来自湖北荆楚的鳖灵一起治水，并重用为相。治水成功之日，杜宇让位，鳖灵即位，是为第五代蜀王一开明。

杜宇与鳖灵被蜀人尊为望帝和丛帝，一起开创了都城郫邑（今郫县），至今郫县望从祠仍然是蜀人寻根问祖的地方。“郫”的含义是地势低洼之地，于是，鳖灵建立的开明王朝决定把都城迁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为了体现与郫邑的区别，鳖灵将此命名为新都，于是，公元前7世纪左右，与春秋战国一起拉开历史大幕的古蜀新都，卓然而生。

自此，古蜀文明的脉络清晰可辨，从岷江流淌出的古蜀水印，从





关于新都，旧志描述为：“前望龙门，后崇石镜，左拥阵图，右环锦水，列蓉城之保障，达京畿之通衢”，更大的山川格局，则是“遥负雪山，银屏北拱，近瞻赤岸，紫气南来，清江共锦水夹流，岷河与督桥环绕，北门锁钥，当附省之卫途，西图咽喉，扼全川之形势”，所以，“地壤膏腴，江流清白，险不在乎山谷，人竞称都会”。
绘图/马献敏

都江堰—郫县—新都，构成了古蜀文明的中脊，五代蜀王历经了蚕丛（山林采植）—柏濩（移居平川）—鱼凫（渔猎经济）—杜宇（田野耕作）—开明（治王安邦）。新都，宛如时间之河在天府平原上挽髻出的大地华冠，当仁不让地成为古蜀文明的高地和继往开来的地标。

新都的建立不仅具有成都意义，而且代表着华夏文明的缩影，杜宇让位鳖灵，与尧舜禅让同制，鳖灵治王安邦，与大禹奠定九州同工，成都的得名也借用了周太王迁移至岐山，开创西周大业的典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和周公在岐山“观其流泉，度其濕原，即景乃岗，相其阴阳”的精心选址建设一样，开明王朝首先在军屯营建都邑，北部的青白江和南部的岷河组成顺山理水的格局，逐步让荒

野充盈着“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毗有肚脐的含义，穿过新都的毗河恰如大地上的血脉，吐纳着古蜀往复的万象更新，没有新都的聚和邑，哪有成都的城与郭！

新都为成都开启的不仅是形态，而且唱和出礼乐文明。被孔子感叹“礼崩乐坏”的春秋，在西南一隅的新都竟然藏匿着一席盛世乐府。1980年出土的战国新都大墓，器物的组合以“五件成组”居多，反映出蜀王开明氏“尚五”的传统，《华阳国志·蜀志》说：“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从空间结构看，东西南北中的鼎立，体现出区域王朝的雄踞四面八方的气概，如同五岳五方的地理标志。

更为重要的是，墓中的一件礼器刻有“邵之食人鼎”，是“韶祭”之后的燕享之器，“韶乐”是歌颂至德之乐，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赞颂为“尽善尽美”。据考古学家考证，墓主人可能是开明九世至十一世之间的一位，而这一时期，正是古蜀都城迁移至成都并发展的关键时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从新都到成都，就在中原与边疆交响乐章中赫然开城。

新都是成都的经络，向西北联系着古蜀历史，源于蜀归于蜀；向东北仿佛成都的天线，应和着中原的华章；一路向南，颂咏着南来梵音，开启了南方丝绸之路，融于世界文明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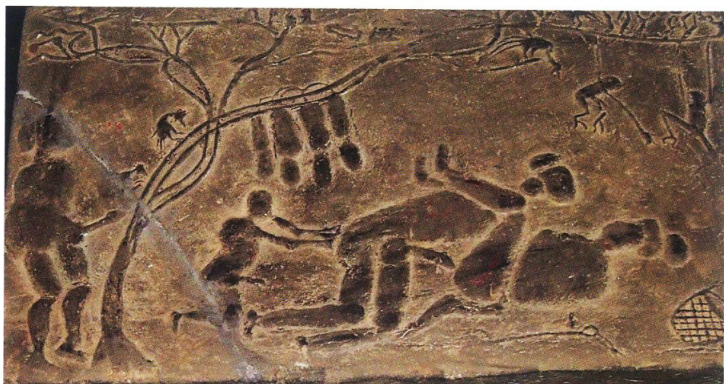
先秦古蜀之都完全顺着岷江和蜀山，顺山理水，从川西高原向成都延伸，新都正好处于蜀都的制高点。秦汉之后，城市向着关中轴向连接，成都的北门对着帝都，称为“咸阳门”，出门向东北，沿金牛古道一直通往咸阳，从古至今，新都固守着这条联系着蜀中与关中的大道。新都旧志描述为：“前望龙门，后崇石镜，左拥阵图，右环锦水，列蓉城之保障，达京畿之通衢”，更大的山川格局，则是“遥负雪山，银屏北拱，近瞻赤岸，紫气南来，清江共锦水夹流，毗河与督桥环绕，北门锁钥，当附省之卫途，西图咽喉，扼全川之形势”，所以，“地壤膏腴，江流清白，险不在乎山谷，人竞称都会”。如今的新都，宝成、成渝、成达、成灌铁路横贯其间，成都7条高速公路，4条经过新都，绕城高速6座互通立交与成都中心无缝连接，商贾云集，古今一体。

新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三星堆大量出土的象牙和贝币，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与南海地区发生了文化联系和交流。所以，当张骞向汉武帝描述在西域看到的邛竹、蜀布等用品时，更加坚定了汉武帝经略西南的雄心，从



目前在新都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期的瓦块、陶胎以及战国兵器等，此外，俑和画像砖在新都出土的也比较多。陶俑有侍女、歌女，也有厨俑，而关于东汉的画像砖，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既有捕鱼、狩猎、家眷出游，又有表现男女交往的。其中的桑乐画像砖，上面显示有桑树和采桑女的篮子等物，显示蜀地种有桑树并有蚕桑贸易。





此，古蜀文明三千年的民间商道变成了大汉帝国的官道，站在古蜀文明高地上的新都，成为了中原与南亚的枢纽，长安北望，商贾南延，蜀布、丝绸、食盐、铜铁等蜀滇物资，换回了缙布、珍珠、海贝、琥珀、琉璃等异域珍宝。新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有古桥上的马车，有繁荣的集市，还有南亚人异相的面孔，新都区三河场，号称“北城金锁”，就是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贸易场所。古蜀人耕作的川泽桑农，延续成今天的川桑园，桑蚕吐绣的丝绸，又成为川商连通世界的商业信物，饶有趣味的是，新都的朗瑞丝绸公司，始终保持蚕种、蚕茧、蚕丝生产能力全省第一，蚕丝出口规模全省第一，一片桑叶，连通古今，一座锦门，川流不息。

当马道铃声替代为汽车飞机的轰鸣，当千里客栈已经变成一个键盘的距离，古老交通大道焕发出别样的魅力。驱动的功率仍然叫马力，出发的祝福还是马到成功，新都北部商城的建设已经跃然上马。“南丝复兴路，新都再出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都又被四川省和成都市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以成都市规划的唯一现代商贸产业功能区北部商城为核心，以展贸经济、总部经济、电子商务、旅游经济为支撑，形成“一带、两轴、四区、多组团”的产业空间布局 and “四个商圈，一个核心”的产业规划布局，带动整个新都片区商贸业加快发展，形成成都市、四川省商贸产业的新格局，共同构成了产城一体的国际新城和新都对外开放的新平台。

成始蜀都，成就蜀都，新都的地理方位具有“成始成终”的吉祥蕴含，新都位于成都的东北方，属艮卦，《易·系辞传》说：“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天地万物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城市同样是一个生命的活体，新的生命不断往复，新陈代谢终始相因，生生不息，无有穷尽。从古蜀之脊到蜀都之门，从丝绸之路到新都大路，进则天下，退则天府，古也新都，未也新都。



南方丝绸之路 开启新都之旅

新都印度互设展贸中心

5天时间，30多个新都企业，超过1亿元订单，4份战略合作协议、中印互设展贸中心……9月15日-19日，由新都区北部商城管委会牵头组织实施的“2014南方丝绸之路新都之旅·印度商洽会”在印度软件之都班加罗尔市举行。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的新都与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度印度展开了商贸互动。

朗瑞丝绸、西南石油大学、酒店用品展销、棕编工艺品、开关电源设备、儿童服饰等行业均在此次商洽会展销期间收获合作大单。

印度商洽会由中国丝绸协会、中国酒店用品协会、四川省丝绸协会主办，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新都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都北部商城商业联盟、成都信基润茂酒店用品博览城、成都传媒集团联合承办，由新都北部商城管委会牵头组织实施，旨在搭建南方丝绸之路新的合作平台。

根据新都北部商城管委会与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达成的战略合作，将由新都北部商城商业联盟牵头，在新都锦门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商贸展示、零售、批发建立成都据点，并通过ICEC在印度设立新都商品展贸中心，可以为新都建立常年的推广渠道，新都区域内企业可轮流利用这一窗口进行商品贸易、推广活动。ICEC将定期收集发布印度采购信息，将信息发布的中国西南据点设在新都，让新都成为大成都片区与印度合作的桥梁。

新都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刘锦告告诉记者，此次商洽会将为“开放新都”搭建国际商贸交流平台，为新都聚集人气商气，带动现代制造、文化旅游等产业提升，助推新都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为“六个新都”建设寻找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新都美食

成都屋檐下的

客家味道

古清生 撰文
刘成 摄影

在历史的光华中，李冰治过水以后的成都平原，深深地吸引天府之国的富裕农民定居，使之丰饶的物产在此演化为无尽的美食。所以我认识成都，或者称之为四川，从食开始。且有一个顺序，泡菜在前，然后是麻辣火锅，回锅肉，豆花鱼片，白酒。川菜流布全国，掐指算来，已有一个世纪。

香城新都区的美食，在成都的屋檐下，以其质朴的永新，让芸芸众生俗世的生活承继岁月的芬芳。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四川省会成都市的郊区，居住着许多讲客家方言、吃客家菜的客家人。华阳凉水井，东山、龙泉山脉与平原的交界地带，都是著名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区。新都区许多镇皆有客家人居住，木兰镇、石板滩镇，泰兴镇、三河镇等，生活着许多明清时期来自广东的客家人。木兰镇的客家人占总人口的98%，著名乡土建筑学专家、西南交大建筑学院季富政教授，曾经在新都区石板滩镇找到足以证明客家人最初到四川定居的物证“围龙屋”。

板鸭是最具风情的客家食材

新都区的客家人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习俗，至今称自己为广东人，叫四川人为湖广人。作为汉民族八大民系的一支，客家人独特的历史迁徙路线、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他们的菜系从中原到闽、粤，再到赣、川居住地吸纳地方菜系的烹饪技法，地方道地食材，重构当代客家美食，却也坚守客家美食的传统味觉取向。

新都区融汇四川、湖广和客家的饮食趣味，在红波腾沸热灼滚滚的火锅中，隐约也有诸多真味与清淡的佳肴，如豆花鱼片。然更具新都品味的美食特产，还得重新打量它具有客家风情的食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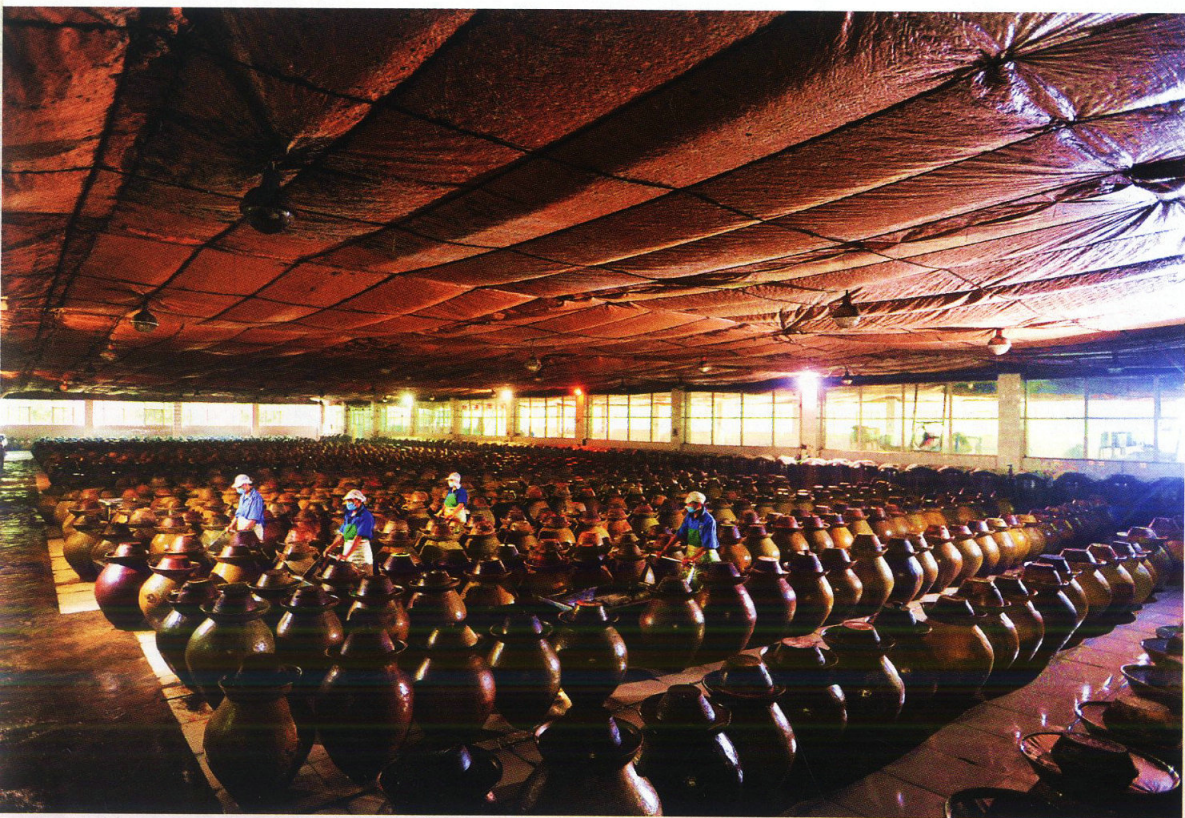
清流板鸭当仁不让为新都名品。作为自小就爱吃板鸭的客家人，知悉正宗板鸭的流程，首先要养本地麻鸭，鸭子在水稻田或河塘自由觅食，吃鱼虾、泥鳅、螺蛳与谷子长大，鸭子的成长过程伴随川西大地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时光。新都区的板鸭主产地在清流镇，著名作家艾芜的故乡。

清流板鸭经过褪毛、脱水、晾晒、熏烤、造色、配料六大工序精制，此中的香料和中药材，都讲究生态有机原料，所做成的成品板鸭色泽红亮，质地坚密又耐保存。吃清流板鸭，切成小条，垫上干萝卜丝或干豆角装盘蒸透即可，其腊味悠悠。最佳的吃法，可能是切条炒冬笋丝，要炒出板鸭油来，板鸭的陈香与冬笋的鲜香合二为一，当是世界极味。清流板鸭最香的部位是骨头，鸭骨头的香，嚼之，香到满口生津，无与伦比，令人忍不住要将鸭骨嚼碎啜吸，只有啜吸的姿态，才是对清流板鸭的敬意。边嚼边啜吸时，还会想起爱犬大嚼骨头的馋状。



新都美食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区别，其实是水稻文化圈和小麦文化圈的区别，它们的分野与主食制作有关。而新都的姜糖和桂糕产品都是从主食制作延伸出来的，糯米炒熟细磨，辅以姜和红糖、桂花蜜汁，再经过蒸煮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





姜糖桂花糕都是因地制宜的产品

新都姜糖，在客家食品中都是保留项目，从现实的姜糖走向，新都已经有许多的发扬光大。新都姜糖起源于三河镇，它的制作过程是将糯米炒熟细磨，加上姜汁和红糖揉成软糕，摊晾切条，其特点是柔韧耐嚼，有糖之甜和姜的辣，清神爽口，开胃健脾。

过去的乡下，也会就地取材熬制薯糖来做，或者麦芽糖也极好。三河镇的新都姜糖逐渐开发出玫瑰、薄荷、桃仁等各种样式的姜糖，这使姜糖获得了丰富性。少时吃姜糖，就嫌它不及芝麻糖的香，只有甜的姜味，嚼之费劲。只是随了年岁的增长，方晓姜糖这一吃物不是毫无道理，姜科、姜属平日里称之为生姜的事物，都熟了还被人叫做生姜，它来自于东南亚和印度，强阳，人称男不离姜女不离糖，那糖也是红糖，姜糖是将此合二为一了。吃吧，来盒姜糖，夏天里发汗止暑，冬天里暖胃生热，任何时节都合时宜。

在时间的杯子里，岁月酿造的芬芳，充溢在川西平原。那些悠然行走的黄牛，还有沉默的猪，水稻田含露而鸣的蛙类，月光洒在黑屋瓦上，球状的香樟的树冠，立在平原的田野上。谁家的雄鸡啼鸣，谁家的白狗狂吠？清新的溪水潺潺地漫过草苑。

“新都泡菜”是四川的地理标志产品，以“不变形、不过酸、不走籽、不喝风、不过咸”闻名，如今新都泡菜的品种已非常丰富。而新都依托泡菜龙头企业建设的西南最大的发酵泡菜加工产业园区，如今也已初具规模。



水稻文化圈的糕点多为蒸食，小麦文化圈的糕点多烘焙。新都的桂花糕，是水稻文化圈的产物。生稻子的地方，又生桂花树，秋时收获了稻子，打成新米，恰好桂花开了，做桂花糕正合时宜。孔子曰：不时不食。合时宜的桂花糕，有另一解。九月九重阳节，人必须去登高。登高的习俗，据称起于中原，平原地带的人却是无高可登，在旧时远途出行也难。因此，人就在重阳节蒸糕吃，代替现实的登高。

新都生桂树，产水稻，将新糯米磨成粉，桂花以蜜渍。那桂花树，传说为明代文学家杨慎所植。蜜渍桂花或糖腌皆可，磨米粉工艺相对简单。到如今进入现代工艺制作，或以精制白糖、饴糖、面粉、糯米粉、菜油、蜜渍桂花为制作原料，关键在调好比例。再经过蒸、炒、磨、拌、擀、匣、刀切等工序精制即成。新都的桂花糕，洁白如玉，清甜柔韧，细腻化渣，桂香浓郁。在家品尝桂花糕代替户外登高，令人以为懒行，确实制作桂花糕要比户外登高繁琐得多。

姜糖是新都的传统食品，据说是在清代咸丰四年（1854年）由一位老婆婆创立，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命名为新都姜糖。如今新都姜糖制作已遍地开花，有桂花、玫瑰、芝麻、薄荷、桃仁等十多个品种，口味绵软滋润，也有的是甜中带辣。

新都泡菜比韩国泡菜更多元

新都的泡菜声名在外，出自新繁。泡菜工艺简单，极易操作。素以为四川泡菜，卖的是时间。新制泡菜，一坛盐水，任什么菜扔进去，皆出泡菜，尤其菜根，泡之有脆香。但是新的泡菜，味道单调，讲究的要有三百年的老泡菜水，那时间的积淀，岁月的浑厚，悉数在泡菜水里。诚如姜蒜，还有辣椒花椒，一些芳辛之物，能够让一条黄瓜，一根豇豆，都出酸味，弥香久远。新繁泡菜，都是在传统里腌制，制好之后，再着调味，故有甜酸、咸酸和辣酸三大系列，陈香与鲜爽，难有竞争对手。

新繁泡菜与韩国单调味道的泡菜相比，它的复合味型，征服的不止是国人的味蕾，港、澳、台也是国人吧，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有人，也爱新繁泡菜。用一坛泡菜远征，让新都的名字走遍世界，也是大成都人的能耐。

新都都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可以划定一个味觉座标，过去它叫新都县，一个纯农业地带。恰也是有客家人在此生活，保留了汉族人悠久历史的传统，那些光荣与梦想，又隐含在食的味道之中。食之有味，作为生命人，最是不能缺少，诚如哥伦布为寻找美食香料，最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其实考量历史，味觉进化是好大一块文明史的建构，它的反面就是生吞活剥。故去大成都，不能不去新都走游及品饮。在时间里，穿越而品尝到三百年前的老味道，它才是道地正宗美食。

都是乐观的 这里的人从古到今 幸福新都

袁亮

撰文

“他上身赤裸，环抱小鼓，右手高举鼓槌，手舞足蹈，咧嘴嬉笑，通体散发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乐观。”新都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刘雅平说，“说唱俑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但他表现得很快乐，从画家和雕塑家定格下来的汉俑神情看，他是开心的。”

这段话描述的是一尊通高48厘米的说唱俑，是全国一级文物，1982年在新都三河镇马家山崖墓出土，它是由红土烧制而成，上身赤裸，左臂戴有璆珞串饰，服饰与动作都非常生动传神。

汉代说唱俑多见于四川，跟同时盛行的四川汉代画像砖一样，都是一种特有的民间艺术，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四川新繁出土的一批画像砖是目前所知发现最早的汉画像砖，其中也有反映墓主人生前享乐场景的内容。画中出现的说唱者形象，与新都这尊汉代说唱俑并无两样，从侧面佐证了说唱艺术在汉代蜀地已经是非常流行的民间艺术。

画像砖与陶俑向世人呈现出的欢乐的生活场景，正是彼时蜀人乐观豁达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一直以来，新都都将汉代说唱俑作为城市形象的“代言人”，似乎只有他们身上洋溢的喜悦，才能表现出新都人的乐观开朗与积极向上。

在以佛香、书香、花香“三香”自居的香城新都，说唱俑身上流露出的乐观豁达的情绪，无疑也对今天人们的城市生活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新都，无论是保存完好的宝光寺、唐代园林桂湖公园、还是历史建筑东湖园林，都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融合了山水人文之脉，并且在与城市新建筑业态的互动中，营造出了新的城市氛围，生活在此间的人们，既受到传统古风的熏陶，又有着崭新的期待，给人的感觉是始终是放松的、惬意的。

今天的新都，可能是成都周边新建公园与绿道最多的城区。城市绿道、田园绿道、森林绿道、河岸绿道，一条条绿道有机联系新老城区，并将多处城市公园串连起来，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绿色网络。流经城区的毗河，两岸绿道全长约20公里，沿途分布着花园、草地、观景台、烧烤区、自行车道，其间又点缀着川西坝子、茶楼、咖啡馆等，一路走去，可以赏景，可以休闲，可以健身，已经成为新都人休闲锻炼最爱的去处。

在这片“民富裕淳，人文蔚起”的地方，新都人在追求精神享受方面是毫不逊色的。汉代说唱俑所体现的说唱艺术和娱乐精神，在今天的新都人看来是那么简单而快乐，而且这份快乐是可以传染的，它穿越2000余年的时光，一直延续到今天，似乎已经渗入到新都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了。



成都平原的人们素来就有乐观的传统，而新都出土的汉代“说唱俑”，则被用来证明这种乐观传统自古就有。说唱俑曾数次受邀在国内外重要文物展中亮相，在2010年6月26日上海世博会的“新都日”上，还曾作为城市象征与丹麦的“美人鱼”互动。摄影/小乙

『上风口』 新都是成都平原的 『双龙环绕』

杨博

撰文



“长空鸟破苍烟去，落日人从绿野来”，南宋诗人陆游在《暑行憩新都驿》中描述了新都山水清新的自然风貌。在成都人们眼中，城西一直享受着“上风上水”的美誉。然而据中科院成都分院山地研究所研究，成都的特殊地形地貌决定这个城市的各个方位都有不同强度的风吹进，其中频率最多、最强的来源于城市的北部偏东，即新都所在的城北才是成都平原腹心城区大气环流真正的“上风口”。

引领中国风水思想发展的经典著作《葬书》有云：“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这就是说，新都地理大局之妙，除了雄踞成都上风口以外，更在得水而兴，水脉纵横，水迹绵远，古蜀国以降，水运通畅，商运通达。

新都拥有成都水质最好的河流，毗河和清白江像是两条龙，一南一北穿境而过，几乎环抱着城池，两条流域分支众多，溪河纵横，滋润着新都沃土三千年。公元前256年，都江堰奇迹般的在岷江出山口



建成,《史记》记曰:“蜀首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都江堰渠首枢纽与“成都二江”作为一个整体,润泽天府。南北朝任豫《益州记》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郫江即是柏条河,通过都江堰枢纽蒲柏闸分流,向东南,至郫县石堤堰始称毗河,在邵家寺流入新都境内,并最终在金堂赵镇汇入沱江。

新都南有毗河,北有清白江,皆是得都江堰之利。清白江属都江堰蒲阳河水系,是都江堰内江的极北干流。过新都入广汉后,又东南流入金堂县,经青江镇而达赵家渡,与雒水汇合,是为湔江,即入沱江。因此,素有“九曲回肠”之称的毗河与“穿湔江水堰流以灌平陆”的清白江同时作为沱江支流,水源却来自岷江,因此毗河和清白江不仅以母亲河之姿成为新都的饮用水之源,更是在盆地北缘链接岷沱水系,见证着《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论断,新都也因此成为岷沱之间得都江堰之利的天府膏腴。

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历史上,新都是一座百河径流、绿水

水以城名,城倚水兴。古蜀江水得到进一步治理之后,古蜀人生产活动的中心,遂由平原边区的丘陵转向平原纵深地带,蜀王开明氏在治水平惠最得意之地今新都军屯镇营建的开明王朝都邑,就成了历史上治水兴城的典范。而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垦荒、引水做出贡献的清白江、毗河等流域,如今依然清澈,它们不仅见证着新都城邑从古到今的演变,还成为今天装扮城市形象的重要景观。



环城、生态优美之城。“成都二江”灌溉三郡，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陆海”，水旱从人的“天府”，在西蜀大地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岷河与清白江组成的“新都二江”，两岸竹木茂密，稻禾盈野，倚江凭湖而建的新都故城更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挺立。明代正德六年，杨升庵祖父杨春、首辅大学士父亲杨廷和修筑县城城墙，引清白江、岷河之水为护城河；清代新都知县曹琨整治城垣，疏浚清、岷二江使城外千余亩旱地变成良田，江水入城后派别为“二渠四脉”及许多小沟，交织成网，支纬城中。加上源自二江而出的饮马河横穿城市中心，发源于成都东山丘陵的西江河蜿蜒城东。至此，新都古城“三江十四河”的自然水系格局正式形成。

水，城市的血脉，新都的特色所在。它给了城市以生命，同时还孕育了河流，给了城市美丽灵动的意象，如果说水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那么河流就是城市的眼睛。如今，岷河作为距离成都最近的原生态河流，根据规划未来原生岸线比例将大大降低，城市岸线不断延长并呈现连绵，逐渐转变为城市态河流；青白江，在新都区规划中，保持了蜿蜒曲折的河道，创造浅滩和深潭交替的多种形式的水面景观，同时在河道中央建成湿地，建造鱼类栖息和产卵洄水区；在西江河，将打造“一主三支”的西江河客家水乡文化长廊，新都木兰镇与相邻的石板滩镇，泰兴镇、三河镇、龙潭寺等以客家人为主的古镇将在水脉上找到客家水乡的依归。

三江十四河，五湖五湿地。新都水脉绵远，岷沱水系交错，藉由都江堰汇入华夏国脉；开明氏治水之功，诸葛亮屯垦之绩，在成都北郊风生水起，实现一方水脉与一座城池的团圆。

新都的公园也是各有特色。体育森林公园依照“体育+森林”的主题，在绿地和生态林带中建有 multiple 游步道、自行车道和健身走廊，再配上齐备的体育设施，使这里成为新都人的免费运动公园（摄影/刘成）。新都区的植被资源也异常丰富，无论是主干道还是小街区，通常都被大片的森林和绿草笼罩着，成了著名的生态区域，比如马超路就是其中的一条生态大道（新都外宣供图）。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 出品

总指导 / 社长兼总编辑 李栓科

出品人 / 王杰

责任编辑 / 刘乾坤 郭晓冬 蔡杰 安妮

校对 / 陆凤山 李成林